

原来,我们犯了大错,车辆进沼泽地,不仅有被陷的危险,而且破坏生态。难怪这位英姿飒爽的蒙古族姑娘生气。

行走在独库公路上

——《车轮上的行囊》之十三

□黄俊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巴音布鲁克的名气渐渐赶上那拉提。本来,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那拉提是“空中”草原,巴音布鲁克是湿地草原,各有特色,各显春秋。不过,那拉提自被旅行社盯上成为旅游热线以后,游客蜂拥而至,尤其在旺季更是人流如织,早就不是初经人事时的娇羞模样,过早地显露出下半世光景来,而巴音布鲁克出道稍晚,略带青涩,初被开垦的胴体散发着诱人的魅力。故而,老木和水哥一致决定舍弃那拉提,直取巴音布鲁克。当然,做这个决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时值国庆黄金周,两个景区住宿爆棚,而伊宁县二中赵颖书记正好与巴音布鲁克景区大门附近的一位旅店老板熟悉,便替我们联系好了住宿。

伊宁县与巴音布鲁克之间300多公里,中间在那拉提草原由218国道转接217国道独库公路段,导航提示需要四个多小时。但这只是理论时间,中途经过巩留县和新源县,从林、河流、草甸,触目皆是,处处可以“打卡”,不断勾留我们的脚步。所以,到巴音布鲁克时,已是傍晚,安排好住宿,天已擦黑。吃罢晚饭,老木说,走,我们去夜闯巴音布鲁克。

说来也巧,我们住宿的旅店,后面有条小路,可以绕开景区大门。老木驾着车,摸黑上了景区的路。说是景区,其实就是在草原上行驶。四周黑黢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车灯投射两道惨白的光,照在狭狭的小路上,瘆得慌。越往前心里越没底,不知道前方通往哪里,也问不到路,遂返回。

一宿无话。第二天清晨,天还黑麻麻的,我们就到了景区大门口,一看,工作人员还没上班,大门无人把守,便不守

规矩地长驱直入。今天行程有点紧,游完巴音布鲁克,还得穿越天山去南疆的库车,要赶时间。

巴音布鲁克很大,虽与那拉提同属高山草原,但由于处于盆地之间,沼泽湖泊较多,所以习惯上归于湿地草原。景区里有两大看点,一个是天鹅湖,一个是九曲十八弯。天鹅湖倒真有这么个景点,却是人工湖,是收容受伤或老弱病残天鹅的救助站,真正的天鹅湖是草原深处的湖泊,那里才是天鹅的栖息地,游人去不了。我们的越野车下了路面,想试探着冒险闯闯湿地,才可开进去里把路,后面一位身穿淡绿长袍、系着红丝巾的蒙古族姑娘策马追了上来,超过我们车头后,在前面一勒缰绳,枣红色骏马前蹄腾空,一个漂亮的转身,横在车前。我刚想喝彩,却见姑娘面罩寒霜,美目圆睁,手中马鞭一甩,“咻”的一声脆响,用生硬的汉语朝我们怒喝:“倒车,回去,快回去!”

原来,我们犯了大错,车辆进沼泽地,不仅有被陷的危险,而且破坏生态。难怪这位英姿飒爽的蒙古族姑娘生气。九曲十八弯是巴音布鲁克最红的景点。宽阔的开都河从雪山而来,蜿蜒曲折地流过平坦开阔的草原,静静地滋养着这片土地,最终汇入博斯腾湖。开都河又叫通天河,传闻唐僧去西天取经,返程经此,经书落入水中,不得已在河滩石头上晒经。九曲十八弯最美的时候是傍晚,尤其是中秋前后,秋高气爽,天空明静,太阳落山之时,满天晚霞倒映河湾,绚丽辉煌,弯曲的河道上最多能映映出九个太阳。奇特的景观,吸引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每至傍晚,观景台上挤满了人,长枪短炮,齐刷刷地对准太阳下山的地方,等候拍一张“九日同辉”美图。不过,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清晨的九曲十八弯也有其特有的韵味,至少,观景台上不喧嚣,开都可优雅闲适,不染人间烟火,游人与草原互相对望,像婆婆纳的小野草,它的字典里,没有忧郁这两个字。只要能够开出一星半点的小花,就会欢欣鼓舞,神采奕奕。在正午的阳光下,这么认真,这么纯粹,这么蓝。春天这么好,它们很高兴。

我们这边的人,把外婆都叫成婆婆。小时候我问过爸爸,这草为什么要和婆婆有关呢?我爸爸回答说,因为它的根,又多又乱,像老婆婆纳的鞋底。老婆婆纳的鞋底?是又多又乱的吗?小小的我,便闭起自己的眼睛,想象一个老眼昏花的婆婆,抖索着纳出来的鞋底。那针脚,纠结着,乱成一团,绝没有我妈妈扎的鞋底齐正漂亮,果然是又丑又杂的,像婆婆纳的根。

但从那以后,我还是对这个草有了亲近。就因为它名字里的“婆婆”二字,觉得它是一种慈祥的草。再看到它时,觉得它圆圆的小叶子,好像我婆婆的脸,微微地笑着。“婆婆纳,生田野中。苗塌地生,叶最小,如小面花蘼儿。状类初生菊花芽叶,又团边微花,如云头样。味甜。采苗叶煤熟,水浸淘尽,油盐调食。”难得在古人的书里看到婆婆纳的身影,这是《救荒本草》里关于婆婆纳的句子。短句,肉肉的,一咏三叹的节奏,真好!全是实词,绝不像今人的句子,一大堆虚词。

我喜欢“塌地生”这三个字。塌,古人把它用作状语,实在是妙。塌地生,这个词组,比之今人“矮矮地贴着地面生长”,有意味得



难得有这份恬静。只是有一点,太冷,冷得吃不消。匆匆忙忙拍了几张照片,便下山继续接下来的行程。虽然我们对九曲十八弯只是匆匆一瞥,但收获颇丰,因为,在我们之后,巴音布鲁克景区不再允许自驾车进入。沿独库公路继续向南,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酣畅淋漓地驰骋,翻过天山一个垭口之后,便进入独库公路最曲折最险峻的路段。俗云:奇险之处必有奇景。这一路之上,风光无限,说不尽的深秀与壮阔,道不尽的绮丽与诡谲,大、小龙池,天山神秘大峡谷,烽火台台,古城遗址,丹霞地貌,魔鬼土城,目不暇接,特别是南疆风光与北疆风景巨大的反差,令人感慨。

进入天山大峡谷其实就已经进入南疆境界,而北疆的草原牧场,从林河谷逐步向南疆的雄浑壮阔、寂寥苍凉过渡。这段公路车流量大,时见山崖边有汽车残骸,一路上很少有停车点,大、小龙池倒可停车拍照。大、小龙池是峡谷里的两个湖泊,水清见底,终年不竭,游人至此,拍照留念。天山神秘大峡谷又称克孜利亚大峡谷,是一处罕见的丹霞地貌峡谷。峡谷长数十公里,仅开放四五公里,谷内清一色赭红色岩石,奇峰嶙峋,崖奇石峭,蜿蜒曲折,峰回路转。峡谷深处,高约35米的崖壁上,有一始建于盛唐时期的千佛洞,名曰阿艾石窟,发现于十几年前,是新疆仅存的保存完好的中原文化风格石窟。石窟不开放,我试图攀爬石壁栈道前去看看,无奈攀爬二十米后就被铁栅栏门所阻,无功而返。“克孜利亚”即红色的山崖,库车大峡谷处在当今中国九大影视基地之一的克孜利亚胜景中,谷内山崖犹如经火冶炼一般,庞大的红色山体沟壑纵横,在夕阳斜射下,色艳似火,如诗如画,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

出了峡谷,就是库车。这些天,每天经历从零下几度到36度的两极气温以及一天只有一顿正餐的行走生活,对体力和毅力绝对是考验,这种体验,经历了,就无悔了。南疆终于到了。再见吧,北疆!

婆婆纳就是一种神气的小野草,它的字典里,没有忧郁这两个字。只要能够开出一星半点的小花,就会欢欣鼓舞,神采奕奕。在正午的阳光下,这么认真,这么纯粹,这么蓝。春天这么好,它们很高兴。

我们这边的人,把外婆都叫成婆婆。小时候我问过爸爸,这草为什么要和婆婆有关呢?我爸爸回答说,因为它的根,又多又乱,像老婆婆纳的鞋底。老婆婆纳的鞋底?是又多又乱的吗?小小的我,便闭起自己的眼睛,想象一个老眼昏花的婆婆,抖索着纳出来的鞋底。那针脚,纠结着,乱成一团,绝没有我妈妈扎的鞋底齐正漂亮,果然是又丑又杂的,像婆婆纳的根。

但从那以后,我还是对这个草有了亲近。就因为它名字里的“婆婆”二字,觉得它是一种慈祥的草。再看到它时,觉得它圆圆的小叶子,好像我婆婆的脸,微微地笑着。“婆婆纳,生田野中。苗塌地生,叶最小,如小面花蘼儿。状类初生菊花芽叶,又团边微花,如云头样。味甜。采苗叶煤熟,水浸淘尽,油盐调食。”难得在古人的书里看到婆婆纳的身影,这是《救荒本草》里关于婆婆纳的句子。短句,肉肉的,一咏三叹的节奏,真好!全是实词,绝不像今人的句子,一大堆虚词。

我喜欢“塌地生”这三个字。塌,古人把它用作状语,实在是妙。塌地生,这个词组,比之今人“矮矮地贴着地面生长”,有意味得



难得有这份恬静。只是有一点,太冷,冷得吃不消。匆匆忙忙拍了几张照片,便下山继续接下来的行程。虽然我们对九曲十八弯只是匆匆一瞥,但收获颇丰,因为,在我们之后,巴音布鲁克景区不再允许自驾车进入。沿独库公路继续向南,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酣畅淋漓地驰骋,翻过天山一个垭口之后,便进入独库公路最曲折最险峻的路段。俗云:奇险之处必有奇景。这一路之上,风光无限,说不尽的深秀与壮阔,道不尽的绮丽与诡谲,大、小龙池,天山神秘大峡谷,烽火台台,古城遗址,丹霞地貌,魔鬼土城,目不暇接,特别是南疆风光与北疆风景巨大的反差,令人感慨。

进入天山大峡谷其实就已经进入南疆境界,而北疆的草原牧场,从林河谷逐步向南疆的雄浑壮阔、寂寥苍凉过渡。这段公路车流量大,时见山崖边有汽车残骸,一路上很少有停车点,大、小龙池倒可停车拍照。大、小龙池是峡谷里的两个湖泊,水清见底,终年不竭,游人至此,拍照留念。天山神秘大峡谷又称克孜利亚大峡谷,是一处罕见的丹霞地貌峡谷。峡谷长数十公里,仅开放四五公里,谷内清一色赭红色岩石,奇峰嶙峋,崖奇石峭,蜿蜒曲折,峰回路转。峡谷深处,高约35米的崖壁上,有一始建于盛唐时期的千佛洞,名曰阿艾石窟,发现于十几年前,是新疆仅存的保存完好的中原文化风格石窟。石窟不开放,我试图攀爬石壁栈道前去看看,无奈攀爬二十米后就被铁栅栏门所阻,无功而返。

“克孜利亚”即红色的山崖,库车大峡谷处在当今中国九大影视基地之一的克孜利亚胜景中,谷内山崖犹如经火冶炼一般,庞大的红色山体沟壑纵横,在夕阳斜射下,色艳似火,如诗如画,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

出了峡谷,就是库车。这些天,每天经历从零下几度到36度的两极气温以及一天只有一顿正餐的行走生活,对体力和毅力绝对是考验,这种体验,经历了,就无悔了。南疆终于到了。再见吧,北疆!

婆婆纳就是一种“塌”在地上的。还喜欢“又团边微花,如云头样”这个句子。这句话,我玩味好半天,有婴童吸果冻的快乐。一开始认为是写叶子,又怀疑是写花,圆边细花。但感觉语气不对,花似乎也不像祥云。后终于领悟,作者依旧是在写叶。婆婆纳的叶子,叶边圆又带微微花纹,重重叠叠,圆边细纹,如同祥云朵朵。写出这等工笔细描的如珠妙语,真是一个妙人!

我唯独不能理解的是“如小面花蘼儿”。蘼,痣的意思。“小面花蘼儿”,是说婆婆纳的叶片,有点像小脸上的花痣吗?确实它的叶子是有点痣的感觉。小脸上的美人痣,虽小,但夺目,一见难忘,格外楚楚动人!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呀。把婆婆纳的叶子,比喻成痣,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还有人这样比喻的,真是佩服极了。怎么想得到的?以前我看到张爱玲拿吊吊灰比喻自己的心情,觉得了不起。现在我觉得这个作者比张爱玲更加有情趣。

婆婆纳并不“味甜”,而是有一些苦涩。但是作用不少,不仅可以祛风除湿,还可以壮腰。吃法就是,要用热水焯一下,凉拌或者炒菜,还可以煮粥或者做汤。什么时候,我们来吃婆婆纳,好吗?凉拌肯定不好吃,就做汤吧。让它像芫荽一样,漂在汤上。有一点那个意思,就行了。

很多的草,都有许多别的名子。婆婆纳有没有别的名子呢?如果有的话,它在别处,又叫什么?



迷茫是人生的主旋律。活得清醒是很难得的事,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有资格和底气说出“难得糊涂”的话。

浮生如戏

□维愚



今天分享两首硬摇滚,枪炮玫瑰的《Sweet Child O’ Mine》和南天群星的《マンピーのG★SPOT》,后者我选择了涩谷昂的翻唱版本,没有什么技术上的理由,只因为我很喜欢他。《G-spot》的原唱是桑田佳祐。桑田先生的转音圆润流畅,内敛的摇滚唱法,体现了成年人游刃有余的魅力。相比之下涩谷昂的唱法高音更突出,转折和停顿像河滩上未被浪潮磨平的石子,棱角分明——实在年轻。写出这首歌的桑田佳祐也是个“年轻”的人,但后来live时他没唱得了这首歌:“太黄了,实在唱不出口。”涩谷昂不管不顾地在个人live上唱了这首歌,唱得手舞足蹈,高音拖着漂亮的颤儿,咬字清晰毫不含糊,坦然地愉悦和兴奋。年轻,所以没脸没皮也不觉得有什么。

我喜欢涩谷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年近四十了,没脸没皮的劲儿依然和十几二十岁时差不多,给他支话筒就可以在人群中高唱“マンピーのG spot”,不知羞耻和纠结为何物,无所谓畏惧,坦然坚定。

这样的他和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恰相反。歌词说“浮生如戏”,“信誓旦旦的未来不必理会”,“迷茫暧昧的世间尽是无情的爱欲”,只有及时行乐的当下才是唯一重要的。摇滚的流行正因为它以激越的方式表达了人生最阴暗而了无希望的一面,一边歌唱绝望一边向绝望宣战,矛盾,迷茫,混乱。

我在这样的乡村道上跑着,看着,想着,像是在读一篇美文,字里行间尽是人间与草木,烟火与尘世,带着前世的乡愁。

乡间晨跑

□江徐



村上春树说,长期的伏案写作会让人积压黑暗的情绪,跑步就像驱魔。对此有所同感,锻炼身体魄倒是其次,跑步像一种药,疗愈心情。只要跑起来,我就感到了快乐。往前跑就是了,反正世上没有一条路没有尽头。我跑在一条乡间直道上,这样想着,忽然觉得——有时候,尽头反倒是希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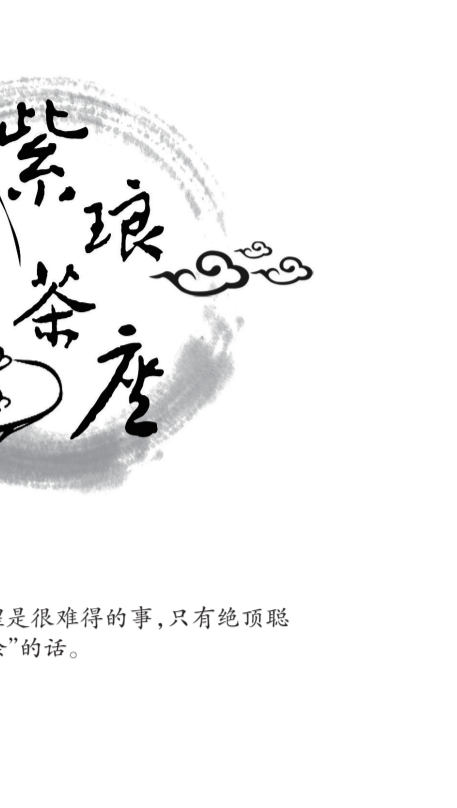
不少人家在庭前屋后种了寻常花草。晨光中,正红的月季映衬白瓷砖的楼房,深红浅红的大丽菊种植在废弃的轮胎上。有户人家将仙人掌往屋顶上一丢,随它自生自长。如今已经倒垂下来,结出暗红果实,大朵的花已在夏天开过,白墙黑瓦黄花,真是烟火尘俗中横逸而出的惊扰。

如果展示这样的风景,千篇一律的日子简直让人发狂。但他们不会发疯,只会沉沦。年轻时候,他们对镜贴花黄,有时建议别人撒泡尿照照,绝不会这么自观自省。大概只有生死之事才能感动他们的神经。

有些人家墙壁上贴有瓷砖装饰画,八仙过海、五福临门、松鹤延年,俗气的华贵展示质朴而空洞的愿望。

一只家猫,心安理得地趴在桌上,它静静看我从门外经过。扁豆爬满墙头,河里的水草可用来养鸡养鸭,以此节省粮食,喝完的啤酒易拉罐不必丢弃——扣在铁栏杆上,避风挡雨,可防生锈。有人家关门闭户,断壁残垣,牵牛花照样攀上窗棂,葳葳蕤蕤,花朵鲜美。一群鸽子飞累了,歇在他家的屋顶。卖米的商贩骑电瓶车缓缓前行,吆喝声声。老人赶出来,将他喊住:“候你蛮多些了。”

我就在这样的乡路,这样的草木人间跑着。两个老头爬在梯子上,修一盏路灯,看见我拍照,问问道:“你们



矛盾和迷茫同时也是《G-spot》的内核。细读似乎在唾弃所谓爱情,似乎又在等待着什么,似乎觉得人生了无意义,似乎又用力地拥抱当下,一面高歌“浮生如戏”,一面叹息“即使悲伤也依然是灼热的夏日恋曲”。曲调被复杂的乐器构成极绚丽的过渡段(这一点在live时更明显),高低音起伏鲜明,给人以全力奔跑的感觉,歌词却宛如沉入生活最底端。矛盾带来迷茫感。迷茫是人生的主旋律。活得清醒是很难得的事,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有资格和底气说出“难得糊涂”的话。小孩子不说自己迷茫,很多时候是不知“迷茫”为何物,中年以上的人或羞于承认,或已对此麻木。也有人“活得清楚”,但这种“清楚”仅限于“知道自己要什么”,至于具体执行,人生变数太多,上帝掷骰子,敢为将来打包票的都是傻大胆。

所以说“浮生如戏”,剧本都不是自己写的。其中最琢磨不透的大概就属爱情了。我身边有太多人,条条框框设计出个“理想对象”,恨不得连数据都设定完备,只等活人转过街角出现在面前,哪知道遇到个全不符合条件的人物,还偏就喜欢上了。分明是件再矛盾不过的事,陷入其中的主人公却已无暇迷茫。

——别急着否认,如果你觉得迷茫,先问问自己是不是不够爱对方。

所以情人节还是不要听《G-spot》了,听听枪炮玫瑰《Sweet Child O’ Mine》,这才是一首正统的,甜蜜的情歌。约会时为你的情人唱一遍,会显得你又酷又有品位。

但《Sweet Child O’ Mine》的最后一段反复唱的是:Where do we go。

我们该何去何从。

我在这样的乡村道上跑着,看着,想着,像是在读一篇美文,字里行间尽是人间与草木,烟火与尘世,带着前世的乡愁。

乡间晨跑

哪里来的?”明明一人,却说“你们”。乡里人就有这样逻辑,他们概念中没有蓝色,习惯将蓝色说成绿色,好像蓝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合情理的存在。世上有很多将蓝色归为绿色的人,而且对陌生的人事怀有警觉,像做了亏心事。

老人用网兜装了花生,在宅沟里汰洗。他坐在矮凳上,漾开的水波像他额头的皱纹。鸽群从东飞到西,又从西飞到东,在小范围内活动。冬天将至,橘树上零星开着小花,走近再看,并非花,是橘子摘除后的白色残痕,岁月褪下的壳。

大爷骑着三轮车,车上躺着两只羊,咩咩地叫,它转过头来望我一样。“是去卖掉吗?”他笑得有点憨:“不是不是。”想起小时候,家里养羊,我不曾对这种乖顺的动物产生同情,只当他们是家畜。有一年冬天的深夜,母羊下崽,陪祖父在一旁照看,天气太冷,怕羊崽冻死,祖父将它们牵进屋内。邻居家下羊崽,小孩子喜欢跑去看,大人叮嘱,看归看,不许笑。孩子觉得好笑,是不曾直视生死的惊奇,大人不允笑,是对生死的庄重与敬肃。无有恐惧,不起敬畏。

不知谁家的小白狗,见了陌生人,凑上前汪汪直吠。我呵斥一声“别叫!”,它立即停止吠叫,缩头缩脑走开了。它哪里懂得人语,却能领悟声音里的含义。佛以指指月,真意在月不在指,大家偏在指头上费工夫。不用指头,又难以知道月的所在。

呱呱叫的鸟儿衔草做窠,在水杉离树顶三分之一的位置。玉兰顶着一树的花苞,像倒立的水珠,不知是过去的春天没来得及开,还是迫不及待等着来年。妇人坐在檐下,在竹篓里筛拣赤豆。一切都很安静。某个瞬间,我以为自己走在秋日午后,阴天,农人刚刚收了庄稼,田间某处还在焚烧秸秆,能够闻到秸秆焚烧后的味道,似有若无的一点点。宅沟污浊,混乱,照样开着淡淡的紫堇。

我在这样的乡村道上跑着,看着,想着,像是在读一篇美文,字里行间尽是人间与草木,烟火与尘世,带着前世的乡愁。归途中,看到田边有两朵南瓜临水照花,像是唐诗宋词的一声平仄。